乘山探茶

张强勇

乘山可采茶。

年少时，每年四五月，母亲都会去往离家六七里的山中采摘茶叶。及至长大，方知山是乘山，山腰有茶，山崖水畔，不种自生。

我去乘山，在四月间，约了懂茶的朋友，探茶而来。到山脚下，三个巍峨的大字闯入眼中，“乘山茶”，透着自信。山侧有溪流潺潺，从山顶而来，不见源头，但闻水声；抬眼望去，三五瀑布冲泻而下，极清极亮。上山顶，还有六七里。山顶有寺，相传是大乘佛教之源，去往寺的半山腰，半截山门仍在，广福寺遗址仍存，已逾千年。不时用水濯洗手足，感觉溪流是从历史深处缓缓地流淌出来的，那水无时不在泛着被历史打磨的光泽。

沿山脚而上，满目翠绿，掺杂着和煦春风扑面，环顾四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满布着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茶树。朋友说，山上茶树，自然生成，有的已有几十年了。九十月，还有村民上山采摘茶籽，煮沸而饮，村民唤为老茶。

沿着一条蜿蜒在苍翠林间的道路盘旋，徐徐上行，直上海拔600米的山腰。远山近岭，云雾袅绕，山腰有湖，不大。氤氲沉浮的雾气，阳光被雾化成柔软和煦的春光，轻轻洒落在层层茶垄间，一眼望不到边。朋友说，这是新开的茶园。茶树层层叠叠，绿意随之蔓延。

远处还有几处亭子，我翻过山坳，到了一处茶亭子里，远眺、俯瞰，环顾四野，满眼皆是耸翠挂绿。一座座山岭上，是一垄垄、一行行、一圈圈环山缠绕的茶林，有如绿色的金字塔。天地一色，人的心境也空阔清明起来。

隔着七八垄茶林的土坎上，或是茶林的山路间，还套种着杉树、杨梅树或是橘子树、桂花树。我不解，朋友似乎知晓我的疑问，说道：“茶树需要同类和异类植物形成一个共生的生态体系，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长出来的叶子，保存着芳香物质，遇热水就能释放出来，构成茶叶独特的风味。”林茶相间，不仅点缀了茶园，还能为茶树遮挡日头。茶树下的伴生植物也在春风中争先恐后地往外挤着、碰着，不时有植株从茶垄里探出头来。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共生，其实植物之间，植物动物之间，又何尝不是和谐相处、和谐共生呢。

朋友是茶园的股东，多年的种茶经验，竟然也成了半个茶专家。在茶园里漫步，只见茶园占拥着几处山头，沿途又设置了步行栈道、观光亭，还有文化长廊，可以畅游茶海。来到另外的一处茶亭子里，亭子的石桌上放着茶叶，我抓起一把油润的新茶摊在手里，用鼻子探一探、闻一闻，一种淡淡的清香溢了出来。朋友说这是今年新采摘的乘山绿茶，还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翠芽。翠芽，翠芽。

朋友泡了新鲜的翠芽让我试喝。只见一壶沸水入杯，沉睡着的翠芽仿佛在瞬间就被唤醒，在杯中上下沉浮，犹如茶在舞蹈；有的茶叶似乎还要探出头来，冲出杯口；有的茶叶彼此间保持着距离，如独立于尘世，又谦谦淡雅。不一会儿，齐刷刷地沉入了杯底，踮起脚尖在翩翩起舞，像身着新绿的芭蕾舞者。冲泡后的翠芽，水质清澈澄碧，茶色嫩绿明亮，如同氤氲着的翠山春水，着实惊艳。入口只觉馥郁、雅致的香气清芬，回味绵长，喝完茶，叶底留香，不时地咂巴着嘴唇，仿佛饮尽春色。每一片茶叶，都穿越着漫长的冬日，悠然地从枝头萌发，携带着山林草木与泥土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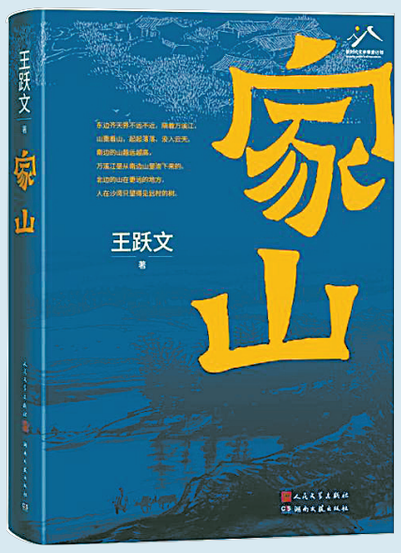
山谷间响起“采茶啰，采茶啰……”的吆喝声，我循声探头而望。只见几十位身穿艳丽衣衫的茶姑斜挎背篓，在不远一处茶园采摘茶叶。

站在茶亭里，清新的山风迎面拂过，裹挟着山野的青草味。走经茶林，似有若无的山气云雾与袅袅炊烟交织在一起。生活在茶园里，浸泡在茶香中，可枕茶香入梦，可伴鸟鸣而醒，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儿。

名家新作

井冈烽火照雪峰

王跃文



我曾四次登临井冈山，赴茅坪拜谒过八角楼，上瑞金寻访过云山古寺，在茨坪，仿佛耳边还响起黄洋界的炮声，在于都，分明看见了红军刚渡河远去的背影。走在罗霄山脉的小路上，我常有灵魂出窍之感，或想象自己就是九十年前的红军战士，或真切感受到自己踩过的每寸土地都嵌有红军战士的脚印。想起那些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家乡前辈父老，我又感觉脚下的罗霄山同家乡的雪峰山血脉相连。

2023年夏，我再上井冈山，时时联想的却是自己创作长篇小说《家山》时候的情景。《家山》讲述的是1926年到1949年一个虚构的南方乡村沙湾的故事。小说开篇没多久，写到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我的家乡溆浦发生“敬日事变”，湖南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血雨腥风之中，一位名叫陈齐峰的地下党员受党派遣回到故乡，重建党的地下组织。陈齐峰是沙湾村人。沙湾的原型就是我的老家漫水，陈齐峰的原型就是九十七年前漫水村的地下党员王楚伟，他是我同村同宗的伯父。王楚伟原在长沙从事革命工作，他的很多战友在大革命失败后上井冈山了，他受命回故乡传播革命火种。王楚伟回县不久就接到上级指示：发动武装暴动，缓解井冈山之危。这是我在溆浦县党史资料上读到的真实故事。

发动革命暴动最难的是没有经费购买武器。溆浦县的共产党员秘密商议筹措经费，一位家境殷实的党员请求同志们假扮土匪把他绑架了，派人到他家去索要赎金。受这个“毁家革命”的真实史料启发，我在《家山》虚构了陈齐峰让同志们扮作土匪到他家打劫的故事。最初读到这个史料，我还在溆浦老家工作。那时，每每穿行于熟悉的故乡山水间，我都不由得感佩革命先辈的赤胆忠心。王楚伟他们在雪峰山区点燃的革命烽火，同几百公里之外井冈山的硝烟相互映照。

《家山》里写到的舒容江革命暴动失利，故事原型就是王楚伟等共产党人领导的舒容溪革命暴动的故事。小说中《呼声报》所登“剿共”消息，其文字是我从旧报纸上原文摘录的，只把人物名字用谐音替换了。

王楚伟斗争经验丰富，他没有在此次革命暴动失利后被捕，继续潜伏下来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小说里写到陈齐峰有一次被捕牺牲了，家里人没有找到他的遗体，但仍依乡俗给他办了佛事道场，祖茔青松界上垒起了他的衣冠冢。一天夜里，陈齐峰的爸爸根老儿听到有人敲窗户，细听竟然是死去的儿子的声音。老辈人相信鬼魂，根老儿吓得一身打颤，说：“峰儿，爸爸没有对不起你，屋里人都没有对不起你，为你好好地做了道场……你好好在那边修仙，莫回来害自家人。”陈齐峰在外头说：“爸爸，我没有死，我真是你的峰儿。不信，我把手指从窗格子伸进来，你摸摸是不是热的。”这个情节的原型，就是王楚伟被捕“牺牲”、“死而复生”的真实故事。

《家山》中的开明乡绅佑德公并不知道自己儿子陈劭夫、女婿郭书坤也是地下党员，他们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里，长年在外征战。佑德公见沙湾四边山里都有手扛刀刀枪枪的“强人”，只道世道乱了。有一伙“强人”占据了佑德公家六十里外的凉水界田庄，他听长工老伍说那里面有个当头的是沙湾人。佑德公猜到这个沙湾人就是陈齐峰，他嘱咐老伍守口如瓶。红军在沙湾村驻扎三天，带走了十一个年轻人。红军走后，国民党县政府叫嚣“逢赤必诛，斩草除根”，残酷迫害红军家属。佑德公同陈齐峰秘密商量，把红军家属五十多口星夜送往凉水界躲难。这个故事也是有史料依据的。

我这次再上井冈山，很想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找到两个人的名字：邓乾元、翟根甲。邓乾元的名字我找到了，烈士纪念墙上有他的照片和简介。

邓乾元简介中没有提及两个重要的历史细节：一是1930年，邓乾元认为敌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改变，不赞成武装攻打长沙，提出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以积聚革命力量的主张。他的意见受到上级批评，被撤销红八军政委职务；二是1945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沉痛地说：“邓乾元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太可惜了！”这一年，他被彻底平反，并追认为革命烈士。1949年4月，邓乾元的老战友王楚伟在他老家漫水村拉起革命武装加入湖南人民解放部队湘西纵队，几个月后，他率领队伍迎接解放大军开进溆浦县城。王楚伟并不知道邓乾元早已不在人世了，他同解放军首长挥手告别时，一定还在队伍里寻找当年上井冈山的老战友的影子吧。

翟根甲的名字我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没有找到，我先前写《家山》时在溆浦县党史资料里找到了。他是小说里地下党员蔡耿甲的原型。翟根甲出生于1895年8月，溆浦县两丫坪镇凉水井村人。一生为了革命斗争而奔波忙碌。1941年8月14日，翟根甲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于两丫坪水打田，时年46岁。1956年1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翟根甲为革命烈士。

这个夏天，我第四次瞻仰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满墙烈士功业，观之心潮起伏。《家山》叙事明暗交织，明线正面实写沙湾烟火日常，暗线侧面虚写时代风云际会。王楚伟、翟根甲这些真实历史人物的故事，因小说叙事艺术考虑，被设置在暗线侧面虚写人物身上，或伏笔千里，或草蛇灰线，但依据这些真实人物所虚构出来的陈齐峰等形象，最后蛟龙出海，长虹横绝。我想，众多未能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英烈墙上出现的无名烈士，他们并没有被历史叙事艺术地忽略，他们用鲜血共同谱就了中华民族雄浑激昂的历史壮歌。

井冈逶迤五百里，无尽翠竹万年青。

井冈山。 李德清 摄（湖南图片库）

微小说

捉迷藏

罗胜天

辛眉和谈云在一个巷子里长大。小时候喜欢捉迷藏。辛眉好“躲”，而谈云会“捉”。

别看辛眉是女孩子，她的“躲”大多出人意料。有时悄无声息地爬上枝多叶密的老槐树，有时毫不犹豫地隐伏在黑漆漆的刺蓬中……

谈云喜欢寻找辛眉。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辛眉圆脸上宝珠般的双眼，暗夜中会发出灵光。她躲得再隐秘，花一点功夫，谈云也会找到那束潭水样的灵光。

从青梅竹马到时尚青年，从小学同窗到大学同城，辛眉和谈云顺理成章“捉”成了恋人。

大学的周末时光春天般美好。谈云会去四五公里远的另一座校园。辛眉会在那个时间段，走出寝室，玩起捉迷藏来。这次躲在图书馆一个角落里，那次躲到某个园林的槐树下……谈云在校园里四处转悠，或许是心有灵犀吧，终究会在一个小时左右“捉”到辛眉。

美好的日子如高速列车般快，转眼驶到大四驿站。秋季的校园格外迷人。周末上午，湖边槐树下，辛眉等到近十点钟，居然还没看见前来“捉”她的谈云。辛眉拿出手机一看，谈云早在微信上留言：今天有点事，不能来。辛眉打电话过去，谈云说这一向写论文，实在忙不过来。

第一周坦然，两周过去也无妨。第三周辛眉耐不住了，她主动出击，乘车去四五公里远的另一座校园。

到宿舍一问，同学告诉她谈云特批了一个多月的假，现已休三个星期。辛眉大吃一惊，这一惊，跟以往迷藏被“捉”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带着莫名心慌，夹着无名焦躁。

赶紧拨打电话，响铃了一会才通。辛眉有些责怪地问，谈云回答倒是平静，只是说去了南方，他的亲戚办了家公司，自己毕业后可能过来帮忙，特请假先来见习一下。

辛眉有些将信将疑，又觉得应该信任他。回到学校，靠藏到书海和学业里，让自己尽量平静。不料谈云在主动打来的几次电话中，一改往常直率的风格，变得吞吞吐吐，犹犹豫豫。说家里硬给他找了个对象，并逼他早点结婚……辛眉一气之下，打通了谈云爸爸的电话，人家听清意思，怔了一会说，他们确实给谈云找了个对象，要她不要再联系，去找更优秀的男朋友。

深秋携带着凉意，席卷校园，常绿的槐树，不时也有黄叶飘落。辛眉在图书馆伤感地发呆，忽然接到谈云的电话，说会到槐树旁的亭子里等她。辛眉来到了现场。远远地，她看见那熟悉的身影，旁边，竟然还有位跟她一样年轻的女性。

辛眉的脸比深秋的天气还冷，谈云也是相当的尴尬。谈云叹了口气，说这是我跟你讲过多次的女朋友。辛眉真的对不起！想来想去，我们还是有些不合，分手吧。

辛眉不知是怎么回到寝室里的。连续几天，她宝珠般的眼里，不是雨就是雾。

大学四年在伤心中落下帷幕。毕业后辛眉去了省城，谈云听说去了南方，两人之间也没任何联系。

多年后，已是孩子妈妈的辛眉，接到了一位女士的约见。原来是当时谈云称作女朋友的那人。那人说，她其实是谈云的表妹，当时也在同城读大学。谈云大四那年开始走路不稳，两手颤抖，经查患上了帕金森病，这病也叫不死的癌症……不过现在谈云还好，他虽然躺在床上，生活基本能自理，每个星期都要写点诗。这本诗集《捉迷藏》是刚刚出版的，他要我转送给你。

辛眉这次惊得目瞪口呆！

古村新貌

庙下村的变与不变

江业成

隐约在湘南青山绿水中的桂阳庙下村，仿佛是一幅灵动的写意水墨画。从北宋祥符年间起笔至今，1000多年来皴润点染，或浓或淡、或青或绿，生命的律动、生活的诗意始终生机盎然。

庙下村现有明清古民居270多栋、居民560余户、2300余人，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祠堂、雕楼、槽门、青砖、黛瓦、老柏树……千年寂寂，古风历历，庙下村仿佛是被时光不经意间遗忘的地方，直到近年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后才渐为外人知晓。

老家离庙下村二十余里，二姑20世纪80年代嫁到庙下。每年春节到二姑家拜年是小时候最雀跃的事，青石巷、红春联、菜香味，烟火气浓得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宅成片拆除，平房代之而起。庙下村仍如旧时女子青衣素裙、浅吟低唱。

年少时，我不理解这种执念。年岁渐长，去二姑家愈少，但每次去庙下村，都感慨村庄的安之若素。去年秋天，我陪画家朋友去庙下村写生。走近庙下，村头百年银杏树下，七八个老人话着家常，秋天的阳光温柔地洒落在老人沧桑的脸上，一片静好。

“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杨延昭下位去迎接来。”

湘昆特有的高腔突然华丽登场，刹那间惊艳了时光。画家友人说，村里还有这样的好腔调？

声音从不远处的玺公祠飘来。玺公祠建于明永乐年间，是族人“妥先灵以宗孝”的地方，占地1500平方米，坐南朝北，分五进，第一进为戏台，第二进为天井，第三进为主厅，第四进仍为天井，第五进为内堂。气势恢宏、底蕴深厚，为桂阳四大祠堂之一。

进入祠堂，全木结构、飞檐斗拱的古戏台兀自伫立，戏台上正在上演昆剧《辕门斩子》，几个演员唱念做打，二胡锣鼓齐鸣。台下观众百余人，多是村民，不时叫好。

庙下人从古至今就是戏痴，1952年干脆成立村剧团，现还有农民演员20余名、手抄古戏四十余种。

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让一座村庄千年宠辱不惊、一帮村民如此痴迷戏曲、一个农村剧团传承70余年？

走进庙下村街巷中，一种穿越时空的美感与文气扑面而来，明清时期的石雕、木雕、砖雕随处可见；老宅门联依旧，“剑阁钟灵，瑞气冲凌霄汉外；讲经吐秀，文光直射斗牛边”“普天率土，莫不尊亲，任万事纷纭，何如务本；照幽激明，日维礼乐，愿合群敬爱，张我宗风”……

品读这些雕刻、楹联，惊诧于乡野村落竟有如此高洁情致、人文底蕴、家国情怀。

村里老人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先祖雷氏肇基公是宋祥符年间内阁主事，江西泰和县人，因不满内侍专权，辞官回乡，后迁桂阳。忠厚传家，诗书继世。

雷氏后人富贵者少，但崇义行善却成风气。很早以前村里就捐建“积谷会”，帮助穷人度过春荒夏荒。雷氏族人热衷修路筑亭。清朝时期，仅村里一户人家就先后修建了7座凉亭。甚至还把凉亭修到了广东连州。那时当地食盐全靠脚夫从广东挑运，往返一次需八到十天，连州长冲是必经之路，此地十余里荒无人烟，常有土匪出没。为让挑盐脚夫、湘粤商贾免受日晒、抢劫之苦，庙下村人出资在长冲筑凉亭、建茶房、置田产，请当地农民居住耕作，免费为路人供水施茶，此举曾在湘粤边境传为佳话。

庙下村历代都有办蒙馆传统，村民自发筹资成立“义学会”“公学会”。清朝末年，庙下村集资建设新式学校“集成学校”。辛亥革命筹划者之一、“护国军”陆军中将雷洪就是受新式教育启蒙走上革命道路的。雷洪在辛亥起义时任黄兴副元帅府指挥官，民国时曾任南京义勇军司令，曾回乡招兵讨伐袁世凯，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团长，北伐战争中牺牲。

千年来，庙下村文脉不断，但从来不像近现代以来人才辈出，特别是近年来考上大学的学子达四五十人。多少雷氏子孙从庙下这片乡野之地，怀揣心中的家国，走向更远的远方。

离开庙下村，回望高耸的马头墙，乡野的风与我们亲昵地作别。也许这缕乡野的风，千年前也曾亲昵地欢迎雷氏先祖的到来。刹那间，我似乎理解了庙下古村的变与不变。